

悼周師策縱教授兼懷往事

洪銘水*

我之所以決定出國，並選擇到美國威斯康辛大學（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進研究所，可以說是因為周策縱教授的《五四運動史》（英文原著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這本書所引起的。過去在台灣的大學中文系都偏重古典文學，但我從內心裡，無論在大學時代或回東海當研究助教時，都對「五四運動」時期的作家充滿好奇與興趣。然而，在當時箝制自由思想的「戒嚴」體制下，這是學術界的「禁忌」；絕大部分的二、三〇年代作家的作品，都在「禁書」之列。因此，我就漸漸有「乘桴浮于海」的動念。¹當然，也剛好幸運地得到威斯康辛大學的「福特亞洲研究獎學金」（Ford Fellowship for Asian Studies）才有可能成行並就教於周教授門下。當時從台北到洛杉磯的一張單程包機票就要美金 360 元，等於一個大學助教一年半的薪水；加上美國大學的學費和生活費，對我們來說，就更是天價了。如果沒有獎學金，就得打工當苦力了。

1964 年秋季，我順利地搭上了包機到洛杉磯，轉 Santa Fe 火車三天兩夜到芝加哥，再轉三、四個小時的「灰狗」（Greyhound）巴士到威斯康辛大學。當時系主任是周國屏教授（1908 生於杭州世家，大學時代就出國留學，入長春藤名校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1935 學成回杭州任教之江大學，1936 轉任燕京大學；1946 之後再度出國，1947 年得耶魯大學碩士，1952 得密西根大學語言學博士）；教授中還有 Paul Thompson（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博士，是 Hellmut Wilhelm

* 東海大學退休教授

¹ 從向孫克寬教授借閱《聞一多全集》而發現，聞一多在西南聯大時因抗議李公僕被特務暗殺，而自己一出會堂，也遭槍殺；因此，他的著作也是「禁忌」之列。從此，更引起我想研究「五四」時期作家的興趣以及出國的緣由。詳情可參照拙著《台灣文學散論—傳統與現代》中的〈台灣文學研究的崎嶇道路—代序〉（台北：文津，1999 年），頁 3-4。

和蕭公權的學生，研究先秦諸子），Wayne Schlepp（倫敦大學博士，研究元散曲）。Thompson 教授生長在中國，對老一輩的歐美漢學家知之甚詳。我們常在一起喝咖啡聊天，獲益甚多。但我一開始是由 Schlepp 教授指導的，閱讀西洋文學理論，如 *Theory of Literature*, by Rene Wellek & Austin Warren，以及中國新文學。於是，我就如飢似渴地拼命閱讀在台灣被禁的「五四」時代作家如魯迅、聞一多、巴金、沈從文、矛盾、老舍、張天翼、李劫人、曹禺、冰心、瞿秋白、丁玲、蕭紅等人的作品。暑假期間，我在圖書館工讀，專門為建立東亞圖書做選書購書的工作。對建立威大的東亞藏書的方向，周策縱教授和 Thompson 的指導，貢獻最大。後來圖書館還專聘王正義博士（芝加哥博士，研究王國維）專管其事，可見學校當局對建立東亞研究的重視。1966 年 6 月，我得了碩士學位，並通過進入博士課程，仍然繼續獲得研究獎學金。暑期間，則仍在圖書館幫忙選購東亞圖書。

1966 年秋，周策縱教授得到古根漢獎學金（Guggenheim Fellowship）做為期一年的環球旅行，訪問歐亞各漢學中心及名勝古蹟。在香港旅次中，我東海的老師徐復觀教授也在香港，曾漏夜到旅館去拜訪他，為的是要知道我們幾個東海的學生在威大求學的近況。（有關徐老師，且待後詳）。且說，威大東亞系在周老師出國期間，請了兩位「客座教授」代課：上學期請了倫敦大學的劉殿爵教授（中西學問都非常紮實的學者，翻譯了《老子》、《論語》、《孟子》列入英國「企鵝經典」（Penguin Classics），後來回香港中文大學擔任文學院院長）；下學期請了國立澳洲大學的王鈴教授。王教授曾參與李約瑟（Joseph Needham）《中國科技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的研究工作。他在回澳洲之前，把他的手提打字機以及在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時收集的兩箱明代文學的影印資料留給我。我花了一段時間翻閱了這些我過去沒有接觸過的資料，就下定主意要從「五四」上溯明末浪漫的文學思潮做為博士論文的研究方向。

1967 年秋季一開學，我就跟周遊世界回來的周公（這是我們威大的師生對他的暱稱）陳述我的構想；沒想到馬上就得到他的首肯。翌年（1968）3 月底，我參加了在費城召開的美國「亞洲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年會；在會中，從哥倫比亞大學 Wm. Theodore deBary 教授的座談中得知哥大 L. Carrington Goodrich 教授主持的「明代傳記編纂研究計畫」（Ming Biographical

History Project)²設有暑期獎學金可以申請。結果，我也得了這個機會在該研究室工作了一個夏天，為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寫了四篇明人小傳。這是我走上明清文學思想研究的因緣。暑期過後回到威斯康辛，周公就成為我永遠的指導老師；不管課內課外都從他那裡得到做學問的指點與啟發。此後四十年來，一直保持互通音訊。

我們最後一次聚會是在 2003 年，我在東海大學策劃的「戰後初期台灣文學與思潮國際研討會」，原先預定 4 月召開的會，卻因為 SARS 而一延再延到 11 月底；恰好元智大學人社院院長王潤華（威大的同門同學）邀請周公來台訪問。時間剛好配得上，就順便請周公來做大會最後的講評人。這一次，周師母（吳南華醫師）陪同一道來台。我們發現周公在行動與語言已有癱緩的現象，也就是所謂「老人癱呆症」(Alzheimer's Disease)的預兆。回想過去曾多次與周公一道到國外開會（墨西哥、哈爾濱、北京、新加坡）；在新加坡那一次「漢學回顧與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之後，我們還結伴旅遊到檳榔嶼和巴里島，周公一路上都是健步如飛。如今，他已是 87 歲的人，更能何求？當時我心中一直有一份悲傷的感覺。但是，周公無時無刻都沈思在詩句裡。我手中還有一張周公寫的字條。那是 2003 年 12 月 1 日開完會的第二天，我帶周公和師母下山逛一逛台中（也許去了科博館），中午回東海途中就在中港路「新光三越」的「春水堂」用便餐。我們坐下來聊天，也許「春水堂」的「春水」這兩個字一時觸發了他的回憶，他突然想起

² 這個計畫早在 1959 年在華盛頓召開的「亞洲學會」年會上就定了案；但是到了 1962 年得到洛克菲洛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資助，才開始由哥倫比亞大學配合，在東亞圖書館 Kent Hall 大樓的三樓上騰出空間做為「明代傳記編撰工作室」，由哥大退休的講座教授 L. Carrington Goodrich 主持。第二年（1963），又從澳洲請回房兆楹和杜聯喆夫婦加入全職的編撰團隊。房先生夫婦都出身燕京大學，早在 30、40 年代就曾協助美國國會圖書館的 Arthur W. Hummel 編撰《清代名人傳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該書於 1943 年由華盛頓政府出版社（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出版，扉頁上只有 Hummel 掛名編者，但內有胡適的〈序言〉（寫於 1943 年 5 月 25 日，紐約）提到房先生夫婦花了八年的功夫協助完成這本大書的貢獻。二十年之後，他們再度被邀請從澳洲回到美國來協助 Goodrich 教授編撰《明代名人傳》，一直到 1976 年成書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前後十三年。這一部巨著（一套兩冊）(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的扉頁上，就出現了 L. Carrington Goodrich, Editor 和 Chao-ying Fang, Associate Editor 兩人的名字與身份。而且，哥大破例給沒有赫赫功名的房兆楹夫婦頒授「名譽博士」的榮譽。房、杜兩人前後在明清傳記的編撰上超過四十年的貢獻，終於得到應有的肯定。他們默默地走在學術的道路上，在海峽兩岸鮮為人知，值得在此一提。

他三十年前寫的〈陌地生四時即景〉³中有「春水生時句自生」這一句，並想起華盛頓大學蕭公權教授曾誇讚他這一句詩說：「這是從來詩中沒有說過的詩句。」我就拿了一張紙請他寫下來。可見，他的記憶在某些地方是非常清楚的。

周師母在訪台返美後不久，曾於12月16日來信道謝說：「這次我和策縱蒙你們熱情招待來台能夠和許多老友相聚，像是渡了一個很快樂的假期。可惜策縱年高聽覺和記憶衰退，在學術上不能給年青的學生們有甚麼幫助。但他看見你們威大畢業的博士們在台灣文學教育上的貢獻和發展，實在非常為你們驕傲。」信尾周公附筆：「銘水弟，博文妹：南華的信中已報道了我們的行程，這裡就不再說了。這次見到你們真高興！除了謝謝你們的照顧招待之外，還有什麼可說呢？其餘可看賀年片。」這次周公來台見到的威大學生，除了王潤華和我以外，還有黃碧端（台南藝術學院校長）、周昌龍（文藻技術學院應用中文系系主任）、蔡振念（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系主任）等。鍾玲剛離開中山大學到香港浸會大學就任文學院院長，恐怕沒見著。總之，他看到他的學生都在學術界各立一方，想來心裡一定感到寬慰。

今年，周公已經91歲；過去幾年因兩個女兒都住舊金山，所以同師母大部分時間也都住舊金山，尤其是陌地生（周公給Madison音譯的命名）冬季冰天雪地更不適合老人居住。沒想到卻因感冒引起的併發症，已經不能說話又重聽。我5月7日下午3點（舊金山時間是當天上午9點）給師母打了電話，聊了很久。師母說周公只是「失去記憶」，並告訴我：「我會跟他講，說你打了電話。大聲講，他會聽得到的。」沒想到，周公在當天晚上就走了！5月9日我應振念之邀來中山大學擔任「西子灣文學小說獎」評審，才知道潤華前一天來中山評審，已告知周公去世的消息。這一次，我打電話到陌地生，師母在電話中告訴我：周公早已在陌地生選好墓地（以前潤華去看過），威大將在5月20日舉辦追悼會，學生中有陳永明（已從香港退休返美）和陳致（專程從香港浸會大學赴美），相繼回到陌地生幫忙料理後事。還有，在芝加哥的丁愛真（曾為周公做口述歷史）以及其他在美的晚輩學弟妹，想都將參加這個追悼會。可惜，我不能親自送老師上山頭一程，甚感遺憾！

³ 見陳致（編）：《周策縱舊詩存》（香港：浸會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160-161。

這裡我特別感佩陳致這位學弟。他和四個助理花了幾個月的功夫抄錄編撰了周公上千首的舊詩，於去年（2006）8月，由香港浸會大學出版了《周策縱舊詩存》。此書收集了周公從13歲到87歲（1929-2003）的舊體詩作；可以當做周公一生的「詩的自傳」。周公屬於「左腳站在傳統，右腳踏進現代」的新知識份子。他的舊學根底很深，從小就寫舊詩發表在報刊上。但是他成長在「五四運動」以後的新文化氛圍中；年少既有國士之慨而入中央政治學校；畢業後曾擔任重慶市長的主秘，然後又進入蔣介石的侍從室擔任秘書，可以說是少年得志了。

然而，1947年，他毅然決定出國留學，也得到國學大師顧頡剛的鼓勵。但據說，當時蔣介石不高興他離開。有一次，唐德剛教授告訴我：「大陸淪陷以後，對流亡美國的國民黨學生，蔣介石大都給予資助。你的老師是唯一他不給的。你知道嗎？」我當然不知道，後來也沒向周公求證。周公對他這一段早年從政的歷史鮮少談及或著墨，一直到很後來的時日才偶然提及一些往事，但卻有「惘入塵中若許年」之歎！因此，當我到威斯康辛之後所接觸的周公，已經是百分之百的學者與詩人。每次相聚，無論是在他家或研究室，他都會興致沖沖地談他最近研究的新看法，搬出一大堆書來佐證。還有，他常把他寫的詩或朋友寄來唱和的詩稿，拿給我們看。周公說：「這是痛苦中排遣的玩意兒。」正好像他畫的一幅「白菜心」，隱涵著「心是苦的」。其實，周公不但寫舊詩，也寫新詩。1961年由香港求自出版社出版的《海燕（詩集）》裡收集了78首從1949年到1959年間寫的白話詩；內容包括家國之痛與留學生活的點滴。他們這一代流亡海外的知識份子，日夜縈懷的「故國之思」，恐怕是如影隨身的吧！

記得1970年暑假，我回學校寫論文，從水晶湖（Crystal Lake, Illinois）開車回陌地生，在大雨中發生車禍，差一點把門牙碰掉，整個嘴巴腫起來。周公一聽說，馬上開車來看我，並出示新作「危時」二章。（現在從陳致寄來的《周策縱舊詩存》才得機會再讀），且錄于下：

其一：「杜陵漂泊日，憂重落英紅。老病功詩錯，江山競亂蓬。

危時無可媚，決論不求同。淚盡心猶沸，千秋國士蹤。」

其二：「余欲無言久，裁詩血淚紅。青春情已逝，白髮意都蓬。

所愧輸明哲，終當別異同。勞生干魏晉，惜墮楚狂蹤。」⁴

記得當時細讀周公的詩，似乎頗能體會他的心情。我當時因為車禍受撞連喝水嘴巴都痛，在百無聊賴之中，突然破了不做舊詩之戒，⁵也步其韻，和了一首詩，第二天拿給周公看。

事隔不知多少年之後，有一次周公來電告訴我他在整理舊詩稿，希望把朋友唱和的詩也附上；他記得我那首和詩有一句「無花影不紅」，印象深刻，但找不到原稿，問我有沒有存底。我說沒有刻意留稿，但可能寫在甚麼地方，一時也找不到。後來也就忘了這件事。最近為了在元智大學用英文教「中國文學導論」以及「中外文學交流」的課，趁著搬家整理書籍，也集中分類一下外國有關中國文學的研究以及英文翻譯的藏書，以便隨時參考；卻意外地在一本晚唐詩的英譯詩集背後的空白頁上看到我這首詩的草稿，題曰：「和周師策縱『危時』詩韻」，可惜沒能讓周公再看一次，現抄下且留「沙上爪痕」：

野草依籬下，無花影不紅。危時傷逝水，感舊憶飄蓬。

世劇弗堪道，他鄉且認同。求真以鑑古，禪病悔亡蹤。

詩中「他鄉且認同」這一句，倒是七〇年代我當時「去國」心境的寫照。這種心境，再過十年，當我在 1981 年返台一年執教清華大學時，仍然沒變。此是後話。

前面說過，徐復觀教授因為我們幾個東海學生，⁶竟深夜造訪周公於香港旅

⁴ 陳致（編）：《周策縱舊詩存》，頁 151-152。

⁵ 對於「破戒」這句話另有來歷，需得解釋一下。我在東海大學二年級時選了孫克寬教授的「詩選」，課外習作，我曾寫了一首「普濟寺漫步」得到佳評。有一天，在校園裡散步碰到牟宗三教授；他就跟我說：「你的詩寫得不錯，孫老師拿給老師們傳閱。但是，要記得，要作詩人，一定要作杜甫那樣的詩人，不要像時下一些酸氣的文人，拿詩作應酬。」同時還罵了一些官場上的老人物。我一聽之下，如醍醐灌頂！心想：「杜甫，不可及；酸氣文人，絕不可做。」於是，就悄悄地決定不再做舊詩，以此為戒。其實，牟老師的話，用意在提醒我們中文系的學生不要變成自命風雅的酸腐文人。沒想到，十年之後，我卻破了自設的規戒。現在想起來，如有真情，未嘗不可做舊詩。但是那一首詩，我現在只記得一句：「人生拋彈丸」，大概受我當時正迷存在主義思想的影響，認為人是無意間被拋入這個世界的。

⁶ 我是第一個進入威大東亞系的東海畢業生，徐復觀老師是推薦教授之一；翌年，我慫恿印第安那大學唸完英美文學碩士的郭大夏來申請；他 1965 年秋季來了以後，我們又把在布朗大學念

次。從此，他們就有了交集，但也包括打筆戰，如「論史之闕文」（見《大陸雜誌》）。1971年1月7日，周公寫了一首詩寄給海外朋友，題曰：「教棲一章用司空圖體答海外諸友」：

倦遊蕭索證吾衰，歸去乘桴患作師。
得句乍如來舊雨，亡詩久似失孤兒。
陶公或為東離菊，莊子寧為曳尾龜。
展卷明窗對白雪，無多日影尚遲遲。

徐老師也和了一首詩，後來刊登在香港《華僑日報》1971年3月24日的「中國文學」副刊上。現在就《周策縱舊詩存》所附「徐復觀教授和作」抄錄如下：

鳳落麟殘德久衰，成新因演各為師。
宗風早罷鉗錘手，天意應憐弱喪兒。
望遠每思軒翥鶴，背時甘作縮頭龜。
陶公松菊何堪問，閉門攤書或未遲。⁷

記得周公曾拿給我看一封徐老師的信，信中批評了一位東海的教授，內附上面這首詩；其中對我印象最深也最有感觸的是「背時甘作縮頭龜」這一句，因為當時海峽兩岸的局勢與政治氛圍都令人堪憂。

1980年6月16日在陌地生召開為期四天的「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這是周公花了三年心血策劃的大型學術研討會，匯聚了全球各國的紅學家共聚一堂，特別是兩岸隔絕的學者能在第三國相見，意義最大。周公出於提拔學生，也把我納入論文發表人。我也應景寫了一篇論文——〈紅樓夢裡的酒令〉，後來收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論文選集》。開會期間，我住在

語言學的丁愛真也拉來（1966年秋季入學）。我們都是東海第三屆的畢業生，都是徐老師很關心的學生。接著，在1967年，來了第八屆的鍾玲（進比較文學系）。此後，好像就不再有東海的畢業生來威大東亞系或比較文學系了。

⁷ 見陳致（編）：《周策縱舊詩存》，頁154-155。

周公的家。第四天一早起來，外面陰雨濛濛，一時心血來潮，也寫了一首詩，呈給我心儀多年的「紅學」大師周汝昌先生。題曰：「六月十九日晨起陰雨濛濛值逢雪芹生日有感」，詩曰：

詩鬼未夭兩百歲，吟風寄雨過西東。
紅樓尋夢夢不斷，陌地生情情也紅。

附註：「生日」下，註：「據張加倫先生考證。」

「詩鬼」下，註：「敦誠以詩鬼李賀比曹雪芹。」

「夭」字下，註：「周汝昌先生認為曹雪芹未過中壽，故謂夭。」

我這首詩其實不算甚麼，卻引起周汝昌先生的嘉許，並在他 1985 年出版的《獻芹集》中加以收錄。他抄錄我的原詩原註之外，還替我加了一條註云：「當然，我還可以代他作一條補注：陌地生，是地名 Madison 的音譯，亦即大會的東道主人威斯康辛大學的所在。不待多言，洪銘水教授正是妙語雙關，巧為運用。」接著另起一段，又說：「我誦讀此詩，覺其筆致不凡，深有意趣。結句尤見其深情別具。」⁸周汝昌和周策縱兩先生，在大會上被戲稱為「東周」和「西周」。會後不久，我接到周公寄來一幅字畫——用甲骨文寫的一首詩：⁹

十千美酒媚秦娥，歷盡中年夢自多。
天外星沈君不見，小舟風雨望黃河。
庚申（1980）秋日集殷契文為
銘水弟博文妹存念 周策縱

去年，當我接到浸會大學寄來的贈書——陳致編的《周策縱舊詩存》，看到前七頁「自題詩畫」中，也收了這幅字的影本，我以為周公留了影本翻拍的。但幾個月

⁸ 周如昌：〈陌地紅情——國際紅樓夢研討會詩話〉，《獻芹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 552-553。

⁹ 此詩題曰：「風雨——集甲古文為洪銘水、陳博文弟妹書」，收於《周策縱舊詩存》，頁 207。

前有一次，陳致帶香港學生來跟元智學生交流；我剛好那一天在元智有課，所以刻意留下來相見。這是我們第一次見面，我就問他這一幅字怎麼來的。他說是原件攝影製版的，可是我說原件掛在我家客廳牆上。所以這就變成了懸案，我們就說回去再細查究竟。回到家以後，我才仔細比對，發現其中「天外」的「外」字甲骨文寫法不同，另外就是右上角多了兩個小印，其中之一是周公自刻的愛犬「知非」(Jiffy)¹⁰的剪影。所以這謎底才揭曉。原來這一幅字，周公寫了兩幅，規格大小一樣，初看以為是同一幅，但同中有小異。

另外，與陳致相談之下，發現他的丈人是我的舊識，就是 1980 年偕同周汝昌和馮其庸兩先生一道來陌地生參加「紅學會」的大陸三個代表之一陳毓羆先生。1997 年夏天，我們又在北京的「紅學會」上相見。那一次他特別興奮地對我說：「我很高興知道你是徐復觀先生的高足。」原來他跟徐老師是湖北同鄉。我心想：怎麼這麼巧，該認識的人都會碰在一道。他送給我一本台灣大安出版的新著《沈三白和他的浮生六記》，並在內頁上寫道：「銘水兄雅正：余與銘水兄于 1980 年之麥迪遜盛會上相識，忽忽已十七年矣。今悉銘水兄為徐復觀老先生之得意弟子。余 1980 年自美經港，與徐老有杯酒之雅，頗蒙垂青，幸而為其晚歲之忘年交。徐老為余鄉先賢，私心欽慕，無日忘之。他日將絮酒生芻，祭掃墓門，以報高誼。今日見銘水兄，欣然道故，歡若疇昔。但願共勉之，相期以道義，飲學海之一勺，勿負徐老也。陳毓羆一九九七年八月七日于北京國際紅樓夢學術研討會上。」陳毓羆先生是一位謙謙君子，現已從中國社會科學院退休，我很高興他有陳致這樣的女婿，可謂後有傳人了！

至於周公對《紅樓夢》的研究，可以說他的前半生集中在「五四運動」的研究，後半生就是《紅樓夢》了。有關周公紅樓夢研究的始末，將在《中央研究院文哲所通訊》紀念專輯上，另文介紹，此不贅。

1981 年夏天，我利用休假年正準備取道歐洲返台執教清華大學，卻接到徐復觀教授的電話，告訴我留美學人陳文成教授返台後被台灣警備總部約談後遇害的消息。據報載：陳文成於 7 月 3 日被發現陳屍於台大研究生圖書館外；警總說

¹⁰ 周公寫這幅字的四年之後(1984)，「知非」去世，周公寫了悼亡詩〈哭犬知非(Jiffy)(有短跋)〉，詩云：「生聚難占死別來，喪非經過不知哀。相依十二年相慰，反襯人間萬事乖。」見《周策縱舊詩存》，頁 226。

他恐怕是畏罪自殺，因為前一天晚上已經送他回家。可是，不知道為甚麼他卻沒進家門，反而跑去台大跳樓！徐老師認為這是特務所為，他擔心台灣民眾對此會有反彈而造成動亂；言下之意，似有提醒我慎加考慮的意思。我告訴他，我們全家將先到歐洲遊歷一、兩個月，再經香港返台。他才稍稍放心，並囑咐我們到香港後再做觀察；如回台灣，一定要謹言慎行。徐老師處處關心學生，保護學生，令我終生感激！果然，到清華報到以後，訓導處就要我提出兩名保證人，保證我思想沒問題，而且還不能由親戚作保。為此，我幾乎想捲起鋪蓋就走。後來由系主任梅廣學長和大學室友關辰雄具名作保，他們的情誼也令人感激。過去國府這一套軍隊式的「連坐法」也運用到控制學術界來，而大家也都沈默接受。豈不可悲乎！

1982年春，徐復觀老師因癌症也從美國返台住進台大醫院。我當時在清華，常利用週末去看他。在從新竹到台北的車上，我常常會帶著徐老師寫的東西看。有一次讀到他在1961年春假，偕同孫克寬、梁容若、杜衡之諸教授，帶我們應屆畢業生七人同遊阿里山所寫的詩。他的詩題與序言，我已忘記（現在一時也找不到出於何書），但我手頭留下我寫的一幅裱字，本來要給徐老師在病中無聊之際，且作把玩之具，可是來不及給他看，他就走了！¹¹此詩並「附記」如下：

攀山繞水清歌發，七子當時意不凡。

霧裡尋花花不語，花間戲語語如禪。

群峰飛動晨曦微，神木高瞻正氣寒。

廿一年輪應記否？故鄉卻做異鄉還！

附記：讀徐師庚戌【1961】三月廿九日，與繭廬、衡之諸教授偕中文系應屆畢業生遊阿里山詩，因憶同窗七友¹²今皆寄居海外，時光飛逝，

¹¹ 我在1982年4月2日在高雄參觀省政建設的旅次中（政府為歸國學人辦的活動），得知徐老師病逝台大醫院，含淚寫下一篇悼文「一個『巨人』時代的終點」投給吳基福辦的《台灣時報》。此文又收於曹永洋（編）：《徐復觀教授紀念文集》（台北：時報文化，1984年），頁249-251。

¹² 東海第三屆中文系畢業生只有七人，前後都出國留學取得學位：杜維明（哈佛大學博士）、洪銘水（威斯康辛博士）、李華宙（哥倫比亞博士候選人）、黃守徵（奧立剛新聞學碩士，後來回馬來西亞工作）、林渝（圖書館學碩士）、李小葦（圖書館學碩士）、彭力偉（出國後從大學部重讀理工科）。

瞬經廿一載。去夏余雖返台執教清華，然亦暫時之計；思之亦可慨嘆也！銘水 壬戌【1982】初春寫于清華北院

詩中「故鄉卻做異鄉還」一句是我心中很沈痛的慨嘆！沒想到當時的心境，竟然與十年前的「他鄉且認同」，仍然遙相呼應。

1991年暑假，我路過香港住在港大的柏立基堂（Robert Black College），無意間認識了大陸旅居澳洲的書法家黃苗子和他的夫人郁風（郁達夫的姪女），相談甚歡，就請他在我新買的畫冊上留下墨寶。他在當天夜裡就題好了字，隔天一早就把畫冊交還給我。我一看，他題的字竟是「海外存知己」四個字。把「海內存知己」的「內」改成「外」，一字之差，道盡了多少流亡海外學者的辛酸。他的附記曰：「一九九一年初夏，予自美參加耶魯大學八大山人討論會後過港，值銘水博士為赴新加坡大學之漢學會，相與邂逅港大之柏立基堂，流連數日，因書此留念。黃苗子郁風同記。」那幾天，我們每天都在「柏立基堂」一起用早餐，談起近現代人物，褒貶之間，竟有許多相契之處。所以，也體會到他「海外存知己」的意思了！

同年秋，周公偕弟策橫先生來紐約，當時策橫先生長公子（周建虎）也在紐約攻讀教育學博士。但他們都住在我們灣脊區（Bay Ridge）柏根住宅（Bergen Place）的家。我就拿黃苗子的題字給他們看；周公就順著「海外存知己」的意思，在我那本畫冊上也題了一首詩：

海外存知己，天涯即我家。
夷雕如客至，鄰樹借蔭遮。¹³
未必帽廬小，無需蟻空奢。
秋來妻女瘦，相對飯流霞。

¹³ 這兩行詩，也許需要加一點注解。「夷雕如客至」是因為我到各地旅行總喜歡買木雕，周老師看到我把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像雕刻，不分種族，當作一個和諧的大家庭，聚在一起。周老師看了說有「四海一家」的味道。「鄰樹借蔭遮」是因為我家後院有一個小游泳池，所有的樹都是籬笆外面鄰居的樹，但我們卻可以享受它們的樹蔭，周老師覺得不錯。可是他沒想到鄰樹的落葉掉到游泳池，我們得花力氣去撈樹葉跟水底吸塵，反而是一件「pain in the neck」（讓脖子疼的事）。

一九九一年八月題銘水博文紐約居 周策縱

策橫先生是書法家，也留下墨寶，題曰：

海天隔萬里

翰墨繫深情

予一九九一年六月不遠萬里來美探親，八月下浣隨兄策縱旅遊紐約，有幸結識銘水博文先生伉儷，並承熱忱招待，數日攀談，快慰平生，僅書題十字以誌籤念 悟園主人周策橫於看海樓書齋

另外，他還為我的三樓書房，寫了一幅橫匾「看海樓」三個字。

當時還有胡昌度教授跟他夫人林渝（我東海同班同學）以及夏志清教授在場。胡教授是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退休的名教授；他馬上背誦朱熹的詩並揮筆留下墨寶：「昨夜江邊春水生，艤艫巨艦一毛輕。向來費盡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晦庵詩錄奉 銘水先生伉儷 胡昌度 林渝。」

夏教授也另紙臨時以我跟博文的字，戲作一幅對聯：

嘉耦天成水與文

二喬麗資更天生

夏教授是有名的「老頑童」，他可以跟我兩個小女兒唱兒歌講笑話。每次，我們提到「Professor Hsia」，她們都會異口同聲說：「Oh! He is fun!」（喔！他好好玩！）周公兄弟在紐約這一段期間，除了帶他們遊覽紐約名勝（應該包括大都會博物館和世貿大廈）之外，就是安排他們與老朋友如唐德剛教授、夏志清教授、胡昌度教授和陸鏗先生來寒舍相聚。看到他們像年輕小伙子一般，嘻嘻哈哈，笑話當年；頓時使寒舍生光生熱，好不熱鬧！

1994年，周公78歲才從威大退休。東亞系為他舉辦一個酒會，我特地從紐約回陌地生參加。回程中也寫了一首七言律詩寄給周公。後來也接到策橫先生寄來一幅字畫，抄錄了我的詩。可惜，我把它留在紐約的家，詩句卻一時想不起來。

只好等暑假回紐約再找出來。策橫先生在旅美探親期間，曾為周公抄錄《白玉詞》，其小楷書法之精美俊秀，令人把玩不忍釋手；此書為「棄園藏版」，線裝，非賣品。可惜，策橫先生已在 1997 年去世於廣西南寧，享年 78 歲。周公有〈痛哭策橫弟〉長詩哀悼之，末段云：「生人必有死，誰不歸澤藪？但悲燕行折，劇痛過斷肘。所幸龍蛇驚，書法世無偶。巨筆留宇宙，念弟終不朽。」¹⁴周公認為策橫先生留在大陸雖歷經苦難，但他的書法可以不朽。

1995 年初春，我意外地響應東海母校之招，回到台灣教書；放棄了紐約市立大學(Brooklyn Colleg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的終身職，遲後也賣掉了「灣脊區」這個可以遠眺自由女神與海景的樓房；以前從家裡漫步五分鐘到海邊小碼頭就可以看見的紐約世貿大廈，也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遭中東恐怖份子用「自殺飛機」炸毀；想起住在紐約二十幾年間，不知陪伴過多少師長文友上過 107 層頂樓，鳥瞰紐約全景，而今不在，只剩記憶！物非心冷，思之惘然。

時光飛逝，2004 年秋，我已屆齡從東海退休；在紐約與台中之間的選擇，曾有過猶豫。但當時答應要完成《東海五十年校史》的編撰工作，2006 年 7 月才出版；因為之前已買了公寓房子，也就決定留下來了。現在，我也許應該寫一首詩，改變二十五年前「故鄉卻作異鄉返」的心境了吧！但不知為甚麼，我一直還沒有這個靈感。

值此追悼周策縱老師之際，聯想到策橫先生已早幾年過世，還有更早去世的徐復觀教授。他們都是我永遠心存感念的老師。此時，心情非常複雜；昔日的情景，人和事都交錯地映入眼簾，不能自己。因此，夾雜陳述于識與不識者之前。

¹⁴ 《周策縱舊詩存》，頁 297-298。

